

书籍依旧在那里，写书的过来人依旧在那里，等待一场“对话”—— 想和年轻人聊聊天的“老人们”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李魏

三年前，作家莫言开了公众号“莫言”，签名是“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”。他真的做到了，从聊文学写作到AI，从追忆童年生活的“睡前故事”到与作家余华在线互动，老作家呈现出与年轻人毫无隔阂的“年轻态”，几乎每篇文章的阅读量都能突破“10万+”。

同样“想和年轻人聊聊天”的还有作家张炜，他在近期出版的一本以清末传奇女匪故事为蓝本的小说里，讲述了一个一百多年前世家子弟的成长历程，《去老万玉家》的封底写着“写给新一代青年的记忆之书”。“想和年轻人聊聊天”，似乎已成为步入老年的“老顶流们”不约而同的心愿。

94岁的历史学家许倬云不久前再度通过访谈节目“十三邀”与年轻人对话，正如他在节目里所说：“我要尽我的余年，帮助

我们的年轻人安顿自己的身心。”而他有关历史文化的系列之作，包括《万古江河》《九堂中国文化课》《许倬云观世变》《许倬云十日谈：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》等，再度成为年轻人“向内走，安顿身心”的经世良言。

85岁高龄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，作为年轻人的知心长辈，与一群重读其旧作《26篇：致青年朋友》的青年书友在线展开笔谈，他连续一周撰写12封回信，解答年轻人的问题，大先生鲁迅的文字依然是他常用常新的引题与介质，而他也以此传承并保持着对时代的敏锐思考和对青年的关怀。

90岁的老作家王蒙今年又出版了一本新小说《蔷薇蔷薇处处开》，回望40年前新时

期文学群星闪耀的盛况，青春的记忆，文学的诗情，是“老顶流”留给年轻人又一份珍贵的文学礼物。

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作家梁晓声，也在他的最新散文集《独自走过悲喜》中，将前尘往事与当下所悟娓娓道来，于茫茫人世间为年轻人拨开心灵迷雾……

过来人总会想方设法把故事讲给后来者，把经验传达给即将经历者，仿佛这是他们天然的使命。而事实上，置身于全民性精神困顿之中的年轻人，也在期待着一份来自过往、集聚经验与智慧的真知。在网端读到一句话：如果知交零落，书籍依旧在这里。这也是“想和年轻人聊聊天”的“老人们”要表达的：书籍依旧在那里，写书的过来人依旧在那里，等待着一场“对话”的开启。



鲁迅作品文库本全集(共17种)北京贝贝特/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版

去“老万玉家”，于劫难中成长

“我要写绵密的，而不是稀疏的，写局部的、魅力自内而外的而不是一般的娱乐品。”在一次访谈中，作家张炜表达了他一贯的文学追求，这一追求在面向青年读者时表现得尤为极致。

2024年面世的小说《去老万玉家》中，张炜塑造了一个文武兼备、接受中西学教育、见人爱的聪颖俊美少年舒宛屏，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胶东半岛上，在广州同文馆读书的舒宛屏为了完成恩师的托付，前往传说中能力超群的女匪老万玉的兵营探访。他经历了各种磨难挫折，也经过了对“圣女贞德”般的老万玉从崇拜到幻灭，最终逃离魔窟，获得成长的蜕变。

在《去老万玉家》这本书的封底，“写给新一代青年的记忆之书”的字样，彰显了年近古稀的作家想和年轻人对话的愿望，而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世家子弟，如何与今天的年轻人共情？张炜将这个出身优渥的年轻人置于19世纪末的全新社会变革之中，那时的胶东半岛数股势力涌动：清廷的官军，地方的土匪、南来的革命军，还有不少前来传教、办医院的外国人，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……真实的地理环境、自然风物和历史传奇，组成舒宛屏出场的大时代，而在这样瞬息万变、无法预测的时代，年轻的他注定在劫难逃……尽管小说中充满复杂的隐喻和指向，但读者大可以只把它看作一个经历了人生劫难的少年的成长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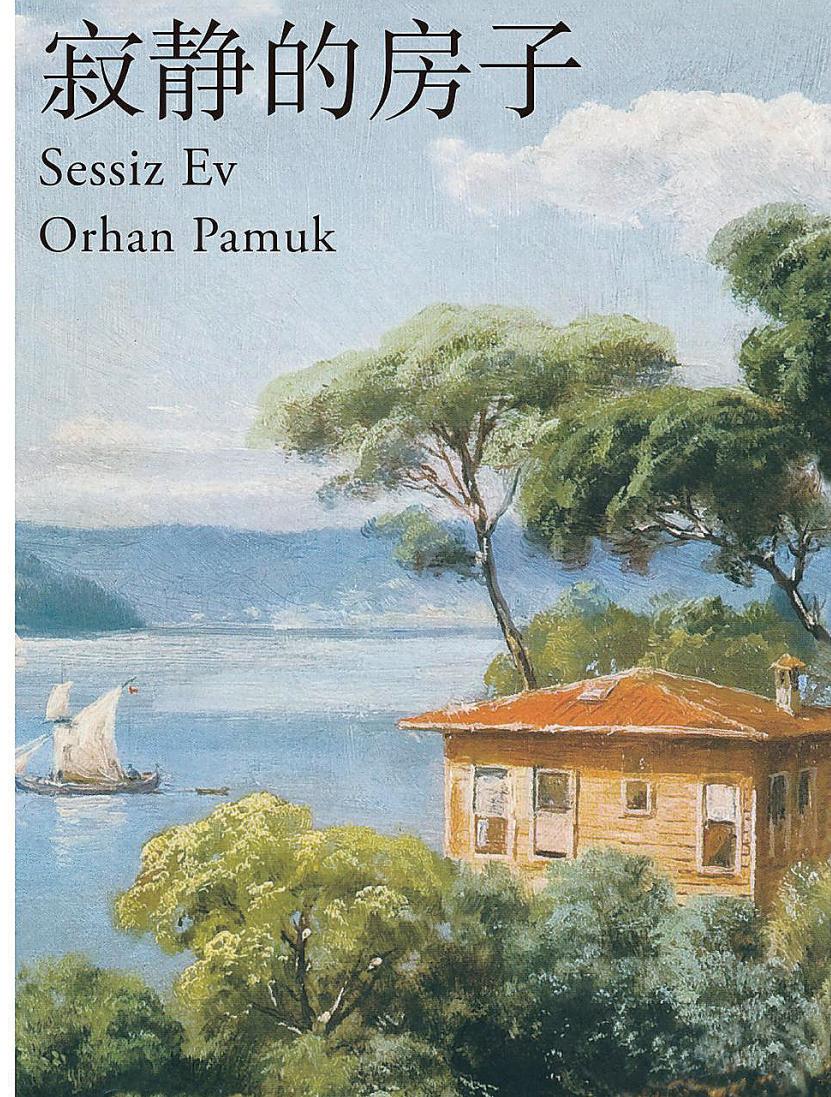
张炜留给年轻的男主人公一个开放式的结局，开篇出发去老万玉家，他乘船入海，心怀憧憬；逃离魔窟时，他依然航行于海上——经历了理想主义的奔走，极端生死之难的浩劫，舒宛屏不仅身体成长，精神也获得真正的成长，这场个体生命的“成人礼”，旅程如此鲜活具体，却又似在言说一个民族所经历的“成人礼”，其间经过漫长的一二百年，遭遇中西方文化碰撞等一系列历史劫难……张炜所塑造的有一条油亮的自由粗犷的俊美少年，如他所言，从某种意义上是基于对一个民族的完美想象，是他心目中美好的少年中国的缩影，这个“少年”朝气蓬勃，忍让、锋利，警觉、好奇，拥有开拓未来的全部可能。书中的他，也有胆怯，会耍一些小聪明，但他又是热血的、勇敢的，去老万玉家的旅程，是他人生必经的一难，如张炜所言，“每个人此生必有一‘难’(此处读‘二声’)，而正是成长之难，使之获取力量。小说的开放结局，给予了年轻人一个不确定但值得期待的未来。

张炜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以小说和故事的方式，接近“真实”的历史情境，更从中察觉自己的生命意义。由于十多年来在各地大学讲学的履历，张炜有更多机会与后辈交流，但他总感觉到对话的困难，很多年轻人的思想变得平庸化、简单化，而诉诸文字和故事，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。据说，两年前小说《河湾》出版时，他就曾明确表示“此书是写给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看的”，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读者，除了电脑、手机组成的生活，还有无数更复杂的人生、知识与经验，值得所有人沉浸其中。而来自过来人、由绵密的文学性的语言书写的作品，或许就是通向丰富人生的路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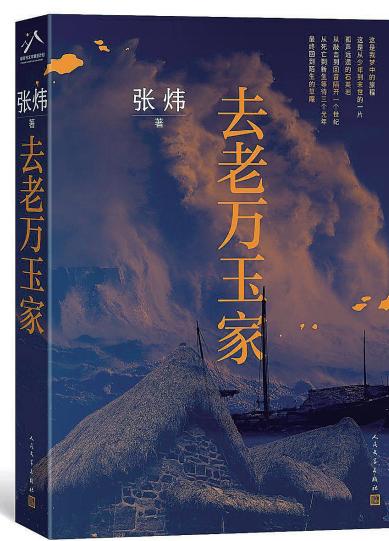
重读经典，寻获与真实世界狭路相逢的勇气

据说，诺奖得主、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说：“在我的书中，年轻人最喜欢《寂静的房子》，也许是因为其中有关于我的青春的内容。《寂静的房子》中的每个年轻人都像是我。”在这本2024年再版的帕慕克早期经典代表作中，或许真正吸引年轻人的，是帕慕克所描摹的年轻人普遍的内心世界。

故事里的年轻人有出生于没落之家的梅廷，他与一群富家少年玩闹嬉戏，渴望去美国改变自己的命运；有孤独地寻找“主义”



■土耳其印象派画家霍卡·阿里·里扎的风景画，生动还原小说《寂静的房子》场景。



《去老万玉家》
张炜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.05

的尼尔京；也有被青春期的压抑填满的愤懑的街头混混哈桑，他对现实的仇恨和毁灭倾向最终酿成了一场惊骇的暴力行为……小说既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家庭传奇，又是对土耳其知识分子阶层的敏锐记录。

小说被评论界认为“贯穿了历史、宗教、阶层和政治的思想”，而在同样年轻的读者那里，它是对不同年轻人心灵世界的一次透视，书中的年轻人承载着一代年轻人的迷惘和痛苦，从中人们亦捕捉到，那个注定了这些年轻

人的命运在暴力和身份中挣扎的社会。

如果说要年轻的一位作家及其作品，那么赫尔曼·黑塞和他的经典之作《德米安》一定不可或缺。因为这部被同时代作家托马斯·曼褒扬为“击中时代神经的作品”，所讲述的是整整一代年轻人的故事。它描写了少年辛克莱寻找通向自身之路的艰辛历程。

出生并成长于“光明世界”的辛克莱，偶然发现截然不同的“另一个世界”，那里的纷乱和黑暗，使他焦虑和迷惑，而一个名叫德米安的少年此时出现，将他带出沼泽地，走向孤独寻找自我的前路。辛克莱就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年轻人，期待着一个化身少年、没有沟通隔阂的智者德米安的出现，听他指引我们——

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，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，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”“我们并不是与世隔绝，我们活在思想和对话中，因此活在世界的中心”；“您不能和别人去比较，如果大自然把您造成蝙蝠，您就不能有把自己变成鸵鸟的念头”……没有人比赫尔曼·黑塞更懂得与年轻人对话所应使用的语气，他从不咄咄逼人，而哲人般的笃定总能倾倒众生。

与黑塞相比，老教授钱理群和他所推崇的大先生鲁迅则要一针见血许多，在最近与一位年轻人的笔谈回信中，老教授直接切中当年轻年人精神状态的要害，当然也不乏智者的语重心长：“以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现在是精致的、迷茫的、急躁的、孤独的利己主义者，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‘信仰的缺

失’。”作为鲁迅的资深研究者，他再度引用大先生的话：“这使我想起了一百年前(1925年)鲁迅的一个召唤：年轻人必须‘重新寻路’。我的理解，就是理想、价值、生活重建。鲁迅提出了四大建议：一是不要相信那些‘挂着金字招牌’的‘鸟导师’，二是一些老人的经验、教训是可以听听的，根本的问题是自己‘寻路’。一时找不到，不妨就‘睡一觉’，睡醒了再找一条‘似乎可走的路’。——这样来说，今天一些年轻人的‘躺平’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，至少不再‘跟着走’了。而鲁迅最为看重的，是年轻人‘联合起来寻路’：‘你们所多的是生力，遇见深林，可以辟成平地的，遇见旷野，可以栽种树木的，遇见沙漠，可以开掘井泉的’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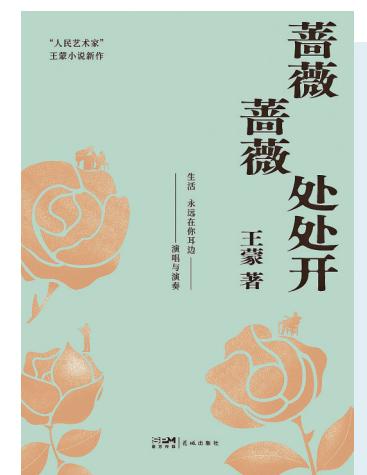
在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口袋本共27种鲁迅文集中，钱理群特别撰写了10篇精妙导读，曾经的思想先锋以开阔有趣的灵魂，时隔百年，依然能够治愈当年轻人的困顿，这或许就是经典的力量。老教授教诲年轻人：重读鲁迅，是为了更清醒地看待我们的爱与恨、渴望与困顿，从他的文字中获得与真实世界狭路相逢的勇气。

重拾朴素情感，理解成年人世界里的隐忍与良善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在普通民众中的巨大反响，让小说原著者梁晓声的知名度直达空前巅峰，甚至超越了那部知名知青文学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。那时的梁晓声书写的是记忆、是我们这一代人，而今，他所写的是每一个人。如同他的老同事、作家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所说，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作家，“是个有故事的人，也很会讲故事。过往的风轻云淡，此刻的人情世故，他总能用最打动人心的方式向我们娓娓道来。”而在这些故事里，我们既看到苦难，也看到温暖，看到悲伤，也看到幸福。

梁晓声大概是少数极不情愿当面为年轻人生疑惑的师长，他在新出版的散文集《独自走过悲喜》里，《选择的困惑》那一篇章中写道：“底线已遭处处突破，人性的普世伦理已遭大面积的瓦解，是非界限表面看似乎混乱不清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成年人与青少年交流、沟通、谦虚抑或相反，倒还在其次了，更重要的是——我们要将一种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显而易见、不言而喻、毫无疑问的世事观点表述得较为正确，在我们的青少年们连对那样一些世事观点也质疑多多时，使他们信服他们所接受了的是正确的观点，这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了。我其实并不好为人师。而我现在‘不幸’已为人师。更不幸的是——我对由自己口中说出的不管文学的、文化的还是世事的观点，真的是是否正确，竟越来越缺乏自信了。”

然而，他在散文中的真情流露，却是“不擅言表”的他给予年轻人最切实的情感教育。“梁晓声太懂人生，也太懂生活，更是懂得成年人的不易与欲吐还止。”老同事路文彬的话，在《独自走过悲喜》中得以印证：他写一个加班青年的困境，只用了几次对话，寥寥数语，便勾勒出一个担负全家重担的年轻人的艰难；《瘦老头》是听一位朋友讲述的林场故事，朋友喜欢吃榨菜的背后，竟隐藏着一位改变了他和他的林场伙伴命运的恩师，一位他们心目中“扫地僧”似的与众不同的老人。故事的讲述十分克制，读后却是无尽的伤感；写为了给自己买一只新钢笔而冒雨拉车的母亲，简单的故事里却蕴含着无比强大的情感势能，这或许就是散文的要义吧，将人世间的五味杂陈，以朴素平静的文字，不必刻意煽情，足以让人泪目，那是今天的年轻人普遍难以经验的炽情。75岁的老作家笔下的人们隐忍、良善、天真、无私，融入了太多成年人对生活、对家庭、对亲情、对爱情的不同体味。离别、重逢、悲伤、雀跃，还有孤独，这一切组成了生活，也组成了独属于成年人的不可言说，也再度激活了年轻人对那些遗忘已久的朴素情感的感知力。



《蔷薇蔷薇处处开》
王蒙著
花城出版社2024.07



《二十六篇——和青年朋友谈心》
钱理群著
东方出版中心2018版



《河湾》
张炜著
花城出版社2022版



《独自走过悲喜》
梁晓声著
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.04